

好後
庚集
十之十八

庚集
十之十八

官藏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三九〇 | 四 | 三六六 | 二二 |
| 一三 | 一 | 二 | 二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庫文閣內 | |
| 三九〇 | 漢書 |
| 一三 | 二 |
| 一四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904 |
| 冊數 | 22 (10) |
| 函號 | 366 35 |

若二十本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

禮部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
禮部
奉常 禮部
宗伯 禮部
容臺 禮部
儒雅 禮部
首 禮部

奉常 禮部
宗伯 禮部
容臺 禮部
儒雅 禮部
首 禮部
絳服 禮部
蒼玉 禮部
振起 禮部
廢禮 禮部
學冠 禮部
儒林 禮部

他任特隆... 恒榮設几... 孫通賜金... 翼宗伯... 常因革禮... 旋宮相生圖... 禮閣新儀... 以上所增九絃五絃

少卿... 小宗伯... 同知禮院... 辨阮咸作... 唐元脩... 高選... 齊亮... 邢... 行... 似...

端凝若植... 唐馮定為少卿... 又責罰之天下... 入丞樂... 分判寺事... 後漢諸丞皆掌行禮

承... 承於奉常... 介憤皂衣... 晉宋九卿承... 參摠禮樂... 擬制

博士... 明練典故... 李吉甫貞元為博士... 贊道乘輿... 進禮書... 儀注... 章叔... 衆咸... 服... 端委佩玉... 朝之大典必詢度

定謚文四胡志於法應蓋修舉柳子厚陳正墜李疏禮隆隆出

參綴典儀張翥元間帝親郊時更兵亂禮按周法制禮

商位將弱詔曰權德輿李吉甫以博士升相以數博士

入相崔龜亦以見博士之體為垂焉時令狐綯父楚

亦以人祭之

六祝周禮天官大祝掌一之評曰順祝年祝讀

祝宋祥于先字子駿為少卿會能大祝洗言太常設奉禮

善新聲魏武帝平荆州得杜夔知校十晉改叶

識舊樂音周有一以為協律郎按行掃除出祖廟令各

守祀之官掌先王之廟一南史宋太廟令一人

廟一人主守宗領齊郎一南史宋太廟令一人

大廟署

協律郎

大祝

祝

祀燕享

光祿寺

卿

執戟後百官志光祿勳卿又考德行而進退之掌

膳官志光祿寺卿一人少首九列一章日光祿

戰典吏書總二署杜林為光祿勳內奉宿兆宮室楊雄光

殿門闥限以禁衛掌掖門百官表秦郎中令光祿勳

棄甲而見於屋失其所也邊將始有一之變乎後果有

東閨問投蜺異賜上疏察春秋文一海內亂今妾雞

常乘白馬梁加卿字符堅物季誌五代史百官志一人

帝謂之一女梁加卿字符堅物季誌五代史百官志一人

卿

卿

卿

卿

卿

太僕寺

太僕正

書曰命穆王命伯冏為周之臣冏正曰昔

僕長

僕長僕太卿注太僕穆王所蓋大夫也蓋太

則自左

則自左取馭駕出大書太僕掌車馬天子數

車中幾

車中幾馭以策掌既一人志太僕寺卿一少

禮夏官

禮夏官大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箴乘輿魏志

常奉車

常奉車夏侯嬰為沛公太僕王來嬰以天子

僕為大

僕為大議考課受而會之上駕部以凡籍帳歲

卿

太僕正

僕長

則自左

車中幾

禮夏官

常奉車

僕為大

卿

農正

農正左九倉春卿六帖梁以司穡臣服華歲

大倉

大倉農志在六府崔愛德乃司天倉

司農寺

國泉

國泉史司農少府主藏禮大府掌九賦九貢

九倉

九倉通典少昊氏以治鳥也為九農正

掌穀

掌穀畜農武帝太初更名大司

非儒

非儒不選元

元豐

元豐少卿中興會要後魏北齊司農

元豐

元豐少卿中興會要後魏北齊司農

元豐

元豐少卿中興會要後魏北齊司農

元豐

元豐少卿中興會要後魏北齊司農

元豐

元豐少卿中興會要後魏北齊司農

元豐

元豐少卿中興會要後魏北齊司農

元豐

元豐少卿中興會要後魏北齊司農

寺丞

置部丞 通典注平帝一州大司農參事
兩丞 通典注平帝一州大司農參事
司農中丞 奏設常平
倉 北省轉運
百官 擢于京師皆閱而納之以
田水利 宋新法行置司農寺丞以
免役保甲等事付之

卿

理官 舜命皋陶作士孔
平司律 後漢書理臣
星法 天文錄平星王廷平主平天
庶獄 賤表類司于
任三章 六帖官尊九
務寬條 魏書
刑人 賴其平人無怨
遺疑事四百條
言 民不寃

狀元謝辛相啓 狀元謝試官

賀人登第啓 賀人中狀元

書得舉謝啓 詩得舉謝啓

記得奉謝啓 春秋奉謝啓

回謝奉秋奉 回謝詩奉啓

回謝禮奉啓 回謝記奉啓

回謝縣尉啓 謝陳商父啓

謝東山贈詩 回謝贈詩啓

復錢帖

餞出游學 餞赴監學

餞人赴省 餞人迂調

請赴試歸 請入李人

請登第人 送人赴李

送留得奉 送留得第

詩章

餞人赴學 餞人赴省

請游李歸 請得奉人

送人赴省 送人赴少

試歸送物 附不

送子赴省詩
 赴省同舟詩
 送友人赴省
 狀元謝恩詩
 賀狀元登第
 賀人登第詩
 賀人子登利
 賀兄弟父子四人同登科
 賀細鄉宰詩
 賀人領鄉宰
 賀人及第詞
 桂枝香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彙集目錄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

彙集

儒學門

見滿文武學校實之名列隆師親友之目次之
 云漢與字堅奉大滿文史之學古感志之涉亦
 多歎見搢紳之流游戲翰墨或於是有考焉

大學

大學 監書院 武學 路學
 縣學 書院 武學 路學

大學

賢閔 前者董仲舒策太學也 儒館 唐太宗開文孝館刀口
 壁水 三輔片舍障所也 儒館 唐太宗開文孝館刀口
 鼓鍾 詩於論 冠帶 禮志明帝疏 祭菜 文子祀大孝子
 植槐 禮志疏壁流 澤宮 射於天子將祭先君
 教道也 植槐 而疏壁流 澤宮 射於天子將祭先君也 鼓磬

台儒李德厚字仲山... 授經... 始釋褐... 道德... 禮義宮... 射... 共四代學... 射... 禮義宮... 射... 共四代學... 射... 禮義宮... 射... 共四代學...

於右李養廉... 月書孝考... 車駕親臨... 行鄉飲... 物雖執政... 學... 物雖執政... 學... 物雖執政... 學...



博皇太子欲監國李行衛青禮建議請以國子監請以國子監監國子
統如監清太業中更各因于監請以國子監監國子
監同編修宋崖隆三年六月始營一十五李舍詔有虎闥室
志士融置國司成唐正翻改教導國子韓元利聖德詩况
子監為一國子受訓一應尊傳曰官將辟雍崇明禮義先令一
方矣

武學

龍韜太公六韜文韜武韜大韜豹略七書龍韜一又
智謀開元一十二年有韜略石公一韜一又
命諸路文武臣量才等保奏一武生入學官長縮以帝承
生真以武生知兵法前知此者明戰陣將後安幸列
之郭子儀一武生以武辛甲等補至樊宗師一利韓愈新宗
師宏素武成廟開元十九年於六公尚父朝中春上
為十武生享上元圖名將形尊考列今古名將六人
元年尊為一王

並一飛馬命去白起建隆二年上幸武成廟觀所登名將指
謀臣名將功業終一詔并管仲建隆二年一武成王廟之
始先暇者配享一乞興於慶曆武言行錄則畫之
像降于既下並會及一武成廟命武使知忠
考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之術一詔置於熙寧密院言古者
出師受成於孝文武復也其道一也仁祖嘗加武成謚中
建武孝中繼今乞復也一武成廟一李孫子吳子司馬法唐太宗
一謚昭烈一王

公三略太
公六略太
公三略太
公六略太

路學

郊學詩畫畫聖臣類洋宮詩明一魯庚周李祀明堂
也一魯宮詩一也類洋宮詩明一魯庚周李祀明堂
半者一復徭役後任延拜武威天守立夜宮自掃一
也一復徭役後任延拜武威天守立夜宮自掃一
奏樂南祖且輔昆一一諸儒百姓歡服並化經學
晉范宣博流甯在郡立學者盛於毗陵常州則庠小窄不
獨校教授常數百人

路學

毗陵

足必容師生公勤於經始成之不已其氣象規矩遂為諸
郡之冠公晨一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
一一一

縣學

置校官 魏武帝紀下令縣滿五百戶一置其鄉
下天 勸生徒 唐倪若水修孔子廟因州縣行擇賢

者

言行錄范公純仁知安邑縣宇李俊一新又苦李田一
鄉之 一 以教其人 所政之暇時一 至李親勸誘之

選秀民

文公任同安簿 兼李事 身率諸生規矩其嚴方以
誠敬開以義理 一邑揀募又一邑之 一 充生員

邑庠

策設庠序 治化本源 李上日 退官教導乃 一 一

書院

已見官職門辛集十三卷

鄉學

家塾 李祀古之教者 一 有庠門 于 飲酒主人迎亮
也 申孝悌 孟以 一 之 義序長幼 庠曰序 序者

洋禮也 里曰序 虞庠 國而又以有 一 氏之 一 為鄉學 鄭

校

左表三十一 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
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爲

教

王制命鄉校 司徒以告耆老 皆朝于庠 元日習射上
教習鄉校 命大司徒以教國子 凡國之六職 各學其事 辨

師

政之善否 是吾 別置里學 通監居元宗 令天 孝簡不帥
師也 若之 何毀之 者以告耆老 皆朝于庠 元日習射上

師女

前食 皆志 里有序 鄉有庠序

師道

模範 揚子務 孝不如務求 表儀 韓文行 可為 一
坐春風 謂人曰 善錄朱公 揆見明道 于汝婦 立寒

雪

同上 游之 夫揚中 立初 見伊川 晚且 休矣 及出 門

深

三尺 雪 隱居龍門 尚在此 乎今 既 且 休矣 及出 門

門

威三 尺 雪 隱居龍門 尚在此 乎今 既 且 休矣 及出 門

詩

有禮 樂弟 子 業 焉 講道 河汾 設教 洙泗 史孔子

自

遠方 禮樂 弟 子 業 焉 講道 河汾 設教 洙泗 史孔子

升堂

鳴鼓 講 一 一 二 通堂 下 橫經 捧手 請問 者 百人

坐帷講書東觀漢記張奐使匈奴休屠及烏桓反叛烟火
若軍士相望兵將怒欲亡去奐安一中与弟子一自
稍安吾道東矣
日然謂門人吾道南矣道先生揚時字中夜尋誦密扁
謂坐客曰送之出門易已東矣田何授易於丁寬孝成寬
青出於藍荀子
高堂絳帳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
後字孝先教授數百人當昏日腹便二五
經事師而可明體用學李富書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
何人對曰安定先生胡爰上曰其人文章与王安石對上問從
者其文也率而措之天下能
也六

友義

輔仁語君子責善孟益易斷金
而進不同而退其利合志則樂相下不厭其行本方立
交有如此者同門公羊曰朋相觀而善之謂
莫逆於心莊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二人交游友
弟也執友稱其信仁心友揚子朋而不心面朋必相教訓左
公編朋友之遇害不避荀巨伯友疾值胡賊攻郡巨伯
疾不忍委之賊知其資旅軍而還思報命駕呂安服至一郡
一千里班荆與食初伍尔与蔡太師子相善及伍率奔晉
復故之於鄭也共叙歸巷
聲子兩之荆坐也共叙歸巷

經

四術記王制祭正崇一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六藝家語孔子前漢書言一皆指六經而言五經

指南王玄感為四門博士也書斜春秋振滯孔繩術五
經無對謂此史陸以聰敏博學於五經最精藝中也
之芳潤是賦

易學

三易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四聖伏羲
大極是生兩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翼傳四係辭上五係辭下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
十邵傳義書伏義八卦次序圖程演周經子始演其理周公謂禮樂秦并宋而後至程
幽贊神明參天兩地而生著數倚天地一而圓地方圓者徑
圓四繫靜精微記經解遠近幽深易係無有辭
變象占動者尚其以制器者尚其以言者尚其以筮者尚其以

吉凶悔吝

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之象也一者言乎其小疵也
剛柔有體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居用
上下無常流六虛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兼二才

兼二才道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奇而法韋編三絕孔子作於美里疏云

書學

大訓書序至于百夏商周之書辨設教不至道訓
寬初見武帝語經李上典諫溫潤揚雅深盤誥誓牙
孔子壁藏書序至魯其王好治宮室衰舊宅以廣其居於
伏生口授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上古之書同上以
之尚書疏通知遠記經傳書教也

詩學

四始詩國風雅頌分為六義故詩有賦比興
惟六曰頌言志歌永言詠情以風其上世足以
戒大序言之者無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
美教化移風俗序大止禮義王乎澤也先三百篇
十五國詩有周南召南之風王化之基大雅小雅
易曉而諷諫之間優柔浸漬又有威人而於其心
而君焉剛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
一與定於善而正而飽韓文詩觀民風巡符命太師陳詩
伯不能已此孟詩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禮記

義皆禮記經緯經解一天一地本之則人情之大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以意逆志孟子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史學

紀傳凡史君曰臣曰勸懲善惡亞於六經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直筆不避吳兢張說陰

春秋

繫白左序記事者以事一以日係月編年公羊
年秋七月也無事可以記遠近別同異也編年公羊
皆數句以成言○谷梁序一字之先褒貶一字為褒貶然
論華衮之贈言○谷梁序一字之先褒貶一字為褒貶然
子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則筆
之名也麟經西狩獲一杜預以為感約史而修春秋
傳前藝文志曰明悲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
仲尼微文隱義序書王春秋謹嚴素王素臣

史學

紀傳凡史君曰臣曰勸懲善惡亞於六經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直筆不避吳兢張說陰

禮記

義皆禮記經緯經解一天一地本之則人情之大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以意逆志孟子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史學

紀傳凡史君曰臣曰勸懲善惡亞於六經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直筆不避吳兢張說陰

禮記

義皆禮記經緯經解一天一地本之則人情之大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以意逆志孟子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史學

紀傳凡史君曰臣曰勸懲善惡亞於六經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直筆不避吳兢張說陰

禮記

義皆禮記經緯經解一天一地本之則人情之大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以意逆志孟子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史學

紀傳凡史君曰臣曰勸懲善惡亞於六經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直筆不避吳兢張說陰

禮記

義皆禮記經緯經解一天一地本之則人情之大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以意逆志孟子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史學

紀傳凡史君曰臣曰勸懲善惡亞於六經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直筆不避吳兢張說陰

禮記

義皆禮記經緯經解一天一地本之則人情之大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以意逆志孟子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史學

紀傳凡史君曰臣曰勸懲善惡亞於六經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直筆不避吳兢張說陰

禮記

義皆禮記經緯經解一天一地本之則人情之大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禮不孝內則少儀鄉飲射
以意逆志孟子故流詩者云之宵推寔三官其始也

新改數字疏矣不許曰若詢公清則實錄盡氣愈為所宗

此史不為一何以取信於後世

息卒胤定无完篇汗簡山谷詩今代班班國史左氏左丘

必廣記而備言之云云左史倚相左昭十二年楚史也

子善八書十志禪河渠平準也史記叙三千年事五十五

言四郊祀五天文六五行七地理八溝洫九藝文十禮法三食

叙二百年事八天文六五行七地理八溝洫九藝文十禮法三食

固著後書其天文志未及成而卒後世佳傳宋王昭之私

佐郎善叙事辭論可觀為不隱善不諱惡天子不觀史

史川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爾雅史記令文章貫道韓文序文者漢四體文

帝王之道化成之文司馬遷財成之文仲舒劉向

通儒唐三變文藝序高祖太宗公江左餘見絳字翰句玄

柳和休承百宗明稍厭雕琢崇雅興淳大曆正元間韓偓

家法度整嚴筆生花頭一白是才思騰逸詞視草說

文學

傳帝好文辭有所為然後視
章云云粉澤曲章成一王法挾風霜
中皆一煥星斗星斗煥文章
優游有餘者一辭不
不可豐約中度歐公初道碑公之於
機杼一家
章頂自一成一月骨
何至其人同生活也
光燄萬丈
邵氏後錄李杜文
天地左昭二十八日年
洛陽紙貴
左思字太冲三都賦成時
高瞻思造示之蓋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蒞在
吳蜀陳留備確又為作解自是盛重於時豪貴之家競相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傳寫

古賦

吐鳳賦成夢一白鳳
雕蟲揚子或問吾子少而

刻篆弘麗揚雄傳相如賦
瀏亮賦體物而賦序有凌

雲氣賦司馬相如見上
好和仙奏大人賦擲作金盤

天台賦辭致甚工范蔡賦
賦述高唐王尚宋玉游云夢

賦述高唐王尚宋玉游云夢

賦述高唐王尚宋玉游云夢

賦述高唐王尚宋玉游云夢

賦述高唐王尚宋玉游云夢

賦述高唐王尚宋玉游云夢

賦述高唐王尚宋玉游云夢

老枝擎重玉龍宗人謂公萊公大用事畧寇準為巴東今
自以天下之如云野水無人巴東有秋月亭準拆
韋庶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高推嘉話賈島浪游京
渡孤舟日橫識者知其大用詩嘉話賈島浪游京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勢神遊象外特許愈為京兆島
定遂於引上手作之勢神遊象外特許愈為京兆島
不交見舊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句云云
韓謂是日敲字佳矣步占並善而歸島為布衣之交
酒汪洋唐傳啓因詩人承陳隋月流浮糜祖於至杜甫
如來未有抉摘情狀特澤兼古今而有之故元植謂詩人
不能平使自明羊至於搗死得江山助張說謫并州刺史
見本傳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一

辛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

辛集

文類

與李養吾書

謝疊山

其惟祖宗於舍選權倫魁視進士上三恩數尤澤賜袍笏大成
毀下即日授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聚李官序爵而坐不
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渝初意矣舊法西
澗七年給札亦未為遲執事坐炉亭時聲名赫震京師諸老
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不同舍皆心降解服推讓為
弟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二優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
誰不以西澗方獨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李官在外為漕司掾
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矣天下弟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
去就規之陸宣公有言吳王之良佐皆良李世之棄才養吾不

屈節受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黼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卅无全人饒信時文之士勇為亂臣賊子者尤眾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冢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皆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望矣 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頭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與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梁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决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办大事夫亦不必拜英雄矣夷狄不可為諸夏之王古今未有絕正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秦始皇隋文帝必不再出而亡

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為我狄所滅使君无桀紂幽厉之惡而一廢不復只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独於養吾有望某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方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万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士皆大言无當也

与刘共父論李

張魏公浚

其再啓辱問勤至致 以遠業為事良欣嘆也請試道所聞李以靜入淮靜則明行以礼始由礼則正二者對治法耳古之君子未有不汲 於此而於道有見也公其勉之異時誠一持父道力内充小而耳目声色之娛大而死生利害之變皆不足以

動吾志然後能有所建立于天地間此聖賢之心法也其再啓

荅胡籍溪論易

譙居士定

其老朽无用常欲緘口例俗于疎之季得遂棄置私心所尚然以吾友聽過情之問奮吾季之志曠心無擇主善而適當凡之竅雖真浪声不可得也示喻見乃謂之象若如是言推為文辭則可於見外則未必公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大極邪語直傷絞推真亮察

与吕安老論孝

胡文定

兒曹外甥輩比過冷字在寅為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海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優借之宜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与民瞻叔夏游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不令二其過在一公即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類繁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途軌則當以在吾自期庶幾此風

之復見也邨報十五卷并五月分者并以歸納留園承覽示珍

感珍感

與劉平父書

朱文公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者歲前有欲奉聞者注以紛冗不暇及亦嘗令表弟相告曾及之否文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特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盤之外挽弓鳴琴之類皆可且罷聞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父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游對味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父自知而痛節之若待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為僕

作獨耳千萬幸察裝文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喜言之悠。恐不能堪耳。

谷劉平父書

同前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言恐眾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會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決熟可親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亦思索講究夫得恐負大願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曰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關爭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游發業為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

與黃寺丞直卿

陳北溪淳

某僻處南陬與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孤陋寡聞惟謹守師訓而已鄉間諸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又絕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惟鄰郡泉浦間却稍有信向相從講貫者庶幾或有一二可望去歲以特許來中都四方才俊所萃有平昔同門未相識者多得會面然亦所造不齊惟得見明而守剛者既而趙計院李仁拉宿書院近二月日頗得與識友會聚及道嚴陵又為鄭寺丞留郡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大抵上一派禪孝年來頗旺於江浙間士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甚及聽某講說旬月後士方多有警發知聖明實孝之所以然而菴邪正二路之由分亦有一二後進未雜可教茲因參注再至中都復與季仁居處雜接見一二人亦頗有志畢竟先為禪門薰染未必果能渙然一於改聽易慮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凜凜孤立而邪說設行之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為之隱憂何時得天開日明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推吾兄是

顏聞在安慶頗得行志繼聞與特扞格而歸世道之衰仁人君子自是難於有行且退處里閭為一方孝者主盟隨其才質而成就之使師道之傳得以有光於時亦不為無補也

谷陳伯澡書

北溪

吾友天資粹淡最是近道而又立志於此曾用工夫已識門戶趣向矣加之妙齡甚富畏可看第第恨去冬面會只半日倉卒不及欵曲講論以發高明之見尔閑居無良朋善友與流俗混處易墮得人先須堅立此志常以顏子有為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者為要而自日淬厲不埋沒不浪轉然後循序用功以副之其為工夫大要處亦不過致知力行二事而已二者皆當著眼着力並做不是截然為二事先致知了而後力行只是一套底事真能知則真能行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由知之者不真切須到見善真如好色見惡真如惡臭然後為知得親功而謂知之至知之至則行之力即便在其中

矣自古聖賢喫緊為人處皆在此就二者之中言之則其最要又在格物上多着工夫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表裏灼無遺情如親到而見其然如大孝或問中程子所說格物諸條則其用功次第極為明備至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又在主敬此又是日用貫動靜工夫所以喚醒此心常有於此惺惺不昧然後看埋不散漫而知可精作事不差謬而行可達若夫讀書之序則須先小孝以立其基址次大孝以提其綱領次論孟以玩其精微然後會其極於中庸此亦詳見大孝或問中且就此數書用功有疑可以書往復俟此等工夫既後做會令正訂未為晚也

谷程宗武書

洪平齋

前辱見過清談殊歎鄙吝之意消矣讀書為文此日以優游涵泳而得之優游涵泳之功非膠膠二擾二者所能為也故必主之以靜外靜其形內靜其心危坐沉思始能會古人之意於糟粕之

外不惟進於文又且進於道矣世有形雖靜而心實馳者亦有
心欲靜而牽於物交物不能靜者大約息形而後能收心形且
不息心豈能收心不能收心於何有異端之子猶能以觀鼻端
白數踵後息為功吾儒乃不能斂方寸於環堵間顧欲求史記
於名山大川如子長是為大也是自恕也吾子年其少天資甚
高恃其天資之高而忘其年之不能常少濡筆伸紙前無古人
問其所以慰垂白倚門之望則未免老歲月於奔走吾為子懼
夫君子之於孝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藏脩孝也息游亦孝也非
曰惰肢體以為息縱耳目以為游也藏脩之未加而假息游以
自放求乎文之進且不可得况道乎云云

與其平齋書

鶴林

某批把熟時僅得一番交信涉暑曷秋黏音題不嗣新進士自
邑中回每言即中不相遺忘每於文字議論間多所推許吾行
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即中哉亦焉鳳高翔之後鳴者東味

集於阿閣近日稍一復理墮音絕響而虞之人其前以為明庭
之瑞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閑居幾時想秦宇益
定挹樹花之生香盼庭草之再綠境與心會樂與神會所讀之
書與聖賢會斯冰斯陶當有不可涯者獨恨縶維於此欲一望
羨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耳某資稟沉霧冒焉此來官於中都
比州縣間竟是事省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
看得先民之所以教民只要人著己下靠實功夫不欲令人多
作文字故黃離之彖曰畜牝牛吉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絀以此
彌寡於言不甚拈弄筆墨比過荆渚有詩客騎雪夜相訪又
未免隨分酌茗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始如白地明光之
綾但有其指而無精米也云云向者得即中之文讀之神采精
麗華藻絢發只作綴文之士看別來幾時今則渾造白澹矣記
之規為叙置始如白云演灑於蒼苔翠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
盤紆詰曲瀉入長河而不見底云云

上疊山先生書

雙湖

二月六日新安孝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裁書百拜獻于提刑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二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地品即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蠻貊為禽獸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惟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為之而俱變者真真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把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願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之飢寒流落瀕於乃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者洋洋

得志功齒唾罵以為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乃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變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人是托然人品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飢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閔固鉅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雙其才而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二天亦嘗厭欺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要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飢寒流落瀕於乃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僭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

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遊吾自今八荒思得大君
子道德有於身者為之依皈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洪惟先生抱
三光五岳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險仕之年秉操
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圍磨牙搗毒而浩然之氣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
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云泥懸絕无階趨拜茲者恭聞螿神
說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
立而王侯不足以屈集養裳修初服而章甫逢掖變更之未嘗
臥蓮舟讀玉書而天祿石渠宗主之有屬斯文倚之為命脉衣
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德所標表以益堅乱臣賊子有所視
望以羞愧道德之興廢固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
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
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胸韋梅福之於炎刘淵明之為司馬時
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感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

日月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我先生
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于萬世一人之人也
稍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徵宗古
歛士族蓋自六世兩伯祖鉉銓接武元豐之第而高伯祖昂政
和間由辟雍第太常與吏部朱彥淵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高
祖溢紹興初分路省元復收山斜詩書之傳道德之脉三百年
於此矣其五六歲而讀父書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
府年少氣銳不但視功名如唾取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
天地之翼未展而河漢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郊鄙之鼎
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无復有志於斯世矣且
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
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无聞之人專心
致志於孝行之乎仁義之余遊之乎道德之源无絕其源无迷
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

點尚伏讀象君易啓蒙通釋吾易川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自未詳於是又取注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贅己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已來千有餘年未有能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疑文言並而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務絺章繪句以為能記事纂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實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別之為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由是以不失焉耳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為之許可某亦自裝歲月之不虛度矣然左大中三都賦固未嘗不為奇偉之書使不遇皇甫謐稱贊而為之序亦何以信於時而傳於後

哉今海內以先生為道德之宗工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其是以不遠千里往拜文函鹿潭視聽求片言以為之黼黻付之書帛繡梓倘徵先生之高名令善傳之無窮施之用極其何幸吾易向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惟門士之至願于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按察司聘教官書

至元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江湖東道提刑按察司沙明等奉書于思梅路教其等切惟經緯乾坤不可一日廢吾道修明教化不可一日無師儒蓋師道不立則一世無善人道化不行則一日無善治去先帝王之盛時與季有地司教有官比至可封人三有君子之行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也當今混一區宇崇獎斯文汲一以勉勵季校宣明教化為第一義是與五帝二王同一軌轍其等首備官司實董斯事頗聞近年不無流弊季校庠序之教非不設有名無實而不究

世本山林岩穴之士非不多往之息交絕游而獨善其身遂使
羣為終日而言不及義趨事爭競而相師成風尚口耳者豈實
跡之功事枝葉者非有本之孝事不師古人不知道風俗不美
而世道隨之如此而欲路啓靈三代之隆何可得也此從國議
維新是圖除已行下所屬孝院申明教化外本司廣致禮羅招
徠俊彥俾任講司以提綱領然非其人不在茲選伏聞思梅路
教道足以隆世文足以華國務實孝而不至於有躋而無用為
通儒而不至於執經而廢權仕止以時進退以禮固嘗屈居翹
林以私淑其徒矣豈不能徇眾情而有教無類乎願賜下喬以
副所願自此教條一彰放之而準由一家之善推而為一鄉之
善又推而為天下之善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孝其於世道
豈曰小補哉幸疾其驅願毋多遜謹再拜裁書惟執事為出道
人才計其重念之

幽建寧路出府判薦朱山長

壘山

知公度重足以翁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
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其客閩十三年所交
朋友能讀四書者眾多求其明辨力行直踐實履果无愧文公
四書之教者惟冰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兒
與文公无異揖而問其姓名則文公會孫也聽其議論規其志
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為莫逆交每歲或一
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
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為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古講官也
生不逢時可為浩嘆乙亥以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眾
矣冰道皆不雁鴈其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鑑識漕
秘撰後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官官職仕如取諸寄終為
俗吏既未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其深愧也所以用
力文字與郡國薦名必由科峯奮身者願一洒從祖從叔從兄
之耻使文公之道取信於方世也天邪命邪今何言哉某聞而

悲之惟誦努力加餐飯无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与釋采頤梅庵狂駕訪之延至門下与之談論必有以契盛心者若信非江南時文氣貴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與起斯文第一義也

聘劉春甫就館書

好山

嘗謂斯文一昧自過江來寄士大夫者百餘歲魏冠講唐虞荷城不弦歌也胡風一矢万筆投地斯文何負於士大夫而士大夫負斯文至此哉紛一肉眼無復咎士大夫而咎斯文益負斯文矣其功志焉每當聞雞起舞時指日東井間若病然有光者輒呼兒姪輩示之曰天運如此人事盡矣洙泗之鐸河汾之瑟豈可一日不鳴山中耶欽惟先生曾次六經古端千古所謂自家意思一般者規姪輩讀立程門雪則夫明道伊川堦甃機軸全在而玉振之是所願望切知茅屋秋風首盤朝日菴寒不足以致醲郁然窓前有竹一區有山万疊以供烟雲月露之靈而

先生必不唾我矣

聘人就館

張秋湖

十月小春一年好景共惟某人心醉六經眼空四海文候起居多福其伏自戊申中秋辱臨照湖上共此明月挹別魁標月又幾圓缺矣照我屋梁親見顏色其仰恃契隆輒負直稟呈曰地上老以編書授吾子房且曰讀之可爲王者師書之功用甚大然使子房不讀雖有此書如无此書豈至侯封方是知書不負人係乎讀与不讀耳而啓之讀者又存乎師兒姪二三人未有嶄然露頭角者嗣歲館爰止此需賢仰惟閣下李陋滄溟才卑嵩華賦中人物獨步方今借徑秋風橫飛万里宜也天獨澤之始射以福遂孝弟恐乙卯之秋丙辰之春天又移所以福後孝者福善生則兒輩何主焉用敢僉執事肩爲數年之師圖以續一編之命時客有曰某人驥驥才也豈就皂櫪而招之談何容易子曰不然時有東谷贊決之書季山舍弟宿昔之契故敢僭

少禮請方坦道義相從意氣相許湖山有光齋舍增重則兒姪之福抑門之福也

上友人請益書

頃為相聚松周星辟止幽蘭開然淡泊而无味固知不足以
繫白駒之足去袂翩一浩莫我羈聚之樂散之思其所以為
近者非人之所能為也古人固有一見而寫我心者有一夜話
而勝十年讀書者有坐春風三月而終身用不盡者成化之速
乃如是其銳根疑帶錮習纏繞与執事相聚周星豈无一得焉
而為問不用茅塞矣豈執事有斬焉亦凡乘之馬不堪鞭策尔
况相別又周星耶謝顯道有曰申頰自謂一日不可无侯无可
或問其故曰无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
不可与不勝己者处鈍滯了人某人勝己者且能攻人之過一
日不可无况周星之別耶此吳下之所以終於蒙也其老矣无
能為後生其嘗從游者也師弟子之情必不若是翹一言之

破其於藥石一字之訓嚴於鞭扑雖其株守膝下未能時造文
席居諸飛馳不无望於殷率之人但君之賦凌雲矣論回天矣
策泉董公孫矣其見於時文集中人固傳誦之矣其挑灯弄墨
精思妙語蔚為新工者所異傾困倒屣以飽其愕然之腹某始
頃固不及此抑亦者台翰有以啓其來教也僭越僭越某物聊
以見意其誠不敢以是結入輒藉是以進一苦口之說得毋以
老晚弃我即皇恐裴暮无用誠不當冒昧但以管窺蠡測切見
門下才清氣爽自是天地間好人物自當一飛千仞以濟天下
以瑞朝廷及其橫鷲已是淹君二十年矣雖然發達者必宏
器大者不可以小受古人每於靜处用工夫盖所守定則所見
直所主堅則所行力以執事之才倘於閑处着一年工夫自是
不可當也其子所以处陰陽未定之域者待功名之來去声色
禁嗜貪欲安形性等語輒申一言之以為楮尾獻抑其未參觀祝頌
拳之語也并丐台照

荅刘存畊許就館

周漢伯

觀漢初丹冬校水儒雅當時言場言書言詩孔春秋者率齊魯之士他國空聞焉蓋抗楚之後不廢其業者惟此二邦耳景暉參差塵埃昧自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能如伏氏之子孫浮立申懿之師友甚於霜木晨星矣有求緘書貴我林壑顧謂不敢以齊人之好學廢此語故與史遷傳儒林之意合且舍瑟多琴一未必工瑟已先忘不若工音之瑟以有待誠齋先生之言豈欺予哉敢不垂承台雅與諸郎共取齊魯諸儒之所未竟者而商之以俟光景雖然豈惟齊魯諸儒哉河汾王氏所以與房杜王魏諸賢講明亦得此意此意非憂傑之士不能識故敢為執事誦之

与黃兄許就館

陳益齋

九十日春殘一半兩韶瘦心声絃入雅興大之興橫某往歲宰物者艷之得同一秋風徐散人事燕鴻名同升而实殊亦遂使

江夏无双復常抱獨人何巧於歧而二之若此近得歲前所賜脩水真帖雖未快先觀然唐元和脚在當時見之不為新異日見之不為舊也某見道味二万未齟一尺雲門庭尚欠立脚而好為人師易乎哉每思擅拓有鄉不朋不植玉石有琢不友不益是以挈一擔書寄人籬下冀有觀摩麗習之得若友以模範自尊大則不敢小阮宜鴻天資汗馬心地歸而求之有餘師而近會皇甫何別異日卒業還待兩耳之實无單詞之獲十趾之下无寸趾之滴罪將奚道雖然小人之書囊雖有底而不敢不竭叔度万頃破尚幸涵容臨書溯懷

与書臺劉僉求館

羅澗谷

某自顛沛以來僅能以羊毛筆點突煤幸怨崖畧某別後忽二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有欲弃捐勿復道柰何其弃捐也欲卒言之尚需重僕九縣雖昏寒方寸自澄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得何當自致一警老退其慨思東都鼎沸假息无所而幽之虞

荆之表各以其方無蔽一時人士震之日淺若表所主班一可見近而孔明耕其野遠而仲宣倚其樓生其間尚藉以立脚小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于北亦如之南則入九長亭遊龍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吟一鳥脇不着席數月矣雅聞自郭村以西四塞以為固者登嘯處可得尋否有黎山人至上邑有所訪因俾導意切一隱處倘有可使權願深願自托

答請就館

書臺

某一年家居少所交接故无從問起居狀念此稍熟則古貌厖眉又忽二如在前矣黎山人來出示八月甲子日書紙墨精明字体端確父兄賓客一時聚觀得知聰明血氣之未衰而干戈憂患不能一毫入其中也鬼神交爭白昼昏黑凡眼前一器一物無不作怪獨聞進退從容无所抵觸俾宋司馬之墓如新政欲先生一琴操耳吾鄉山水少遇詩人不彼結緣此意甚盛云云人只如如其有意於此願賜一言為某先使得從容溪鷗野鶴

以宜君子之館秋氣正深願言环重臨墨多懷不能宣備

薦人就館

鄧賢伯

別來又是別一宇宙秋風着人回視湘園共君推案大呼真有擁戈直上意氣亦豈知人間有今日哉子期死而伯牙破琴惠施沒而莊周无言區區者乃猶群徒弟讀子曰不休其為不識世界輕重也審矣見謂階庭玉樹此意更是爽堅獨不審嗣春尚延師否年來好朋友極難得蓋緣鉗耳氏侯莫陳門庭燒熱吾黨改化於漢人所謂刀筆屠販者往以是日會某人亦以為言且聞有出山意此君莫說教法只与之對坐請談亦大有長益在階庭不問師則已若猶未免宜无以易此用敢以姓名聞于左右

答友人書

平生所事何事今將有用矣方今天下事如之何如之何兄常思所以撤場其綱領而究竟其弊端矣乎山林間客亦常規高

風得无有嘗斷乎大抵猛進勇往之心勝者多易折趨奇闖
巧之智高者每易流此其處已猶慮未周而況以天下自任者
乎足之才不可及已山林窮叟近嘗觀魏華甫數語似可為高
明助蓋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之事業華甫則以為從聖經看
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十分直又非精體
實踐則徒為談下文采之資尔朱文公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
賣化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執事於擔上看
耶於樹頭枝底看耶其多病日与故人疎然嘗因其多病少藥
性詣之然後知攻擊排斥者在身為病根在心為私欲涵養保
護者在身為元氣而在心為天理今病根離去未保其不來元
氣雖還尚憂其或耗天理私欲之分其敢不於絲毫眇忽之間
精求而實察之鬚髮皓然无經濟志矣但欲於閑處着少工夫
求為天地間一窮過之人而不可得凡其教之我云

又

某取友幾十年而得如某人者不數人耳一見於東山蚤齋大
侯時昔猶恨相聚之日淺也速抵中都發未去足而某人已衝
雨來訪矣自後真成往教頓荒賤豈足原品類之及而於我若
有私焉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占人端不虛語一别又許時矣
想君過後之思我亦猶我之思君也曷天正誰調攝得書喜審
動靜之詳為之釋然某自謂功名之或可幸致今斯之英才如
其人而求攜我輩直絕望矣回頭作計恐早來緘渠猶欲挽
而貢之於書生之伍何耶太意生賢須有用惟君可以當此語
尔君与我相處幾何日而猶悟其不才也謙撝下臨又欲索其
舊俸長者毋戲言奚為而及我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倘類
是乎厚意不敢虛辱而催書者告行忙忽不及多錄續納可
也陳人駭休矣忍貧无柰腹諱愁无柰肩倘能憶風雨對床
之夜時賜金玉以寵之幸甚

上蘇東坡書

黃山谷

其再拜其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
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明下李閣文章度
越前輩大雅愷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
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
蘊海涵地召此時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下淵源如此而
晚進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
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存頤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為謀則
淺陋自是已無所事之志也予既已知之者耳某夫幸蚤有
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二累之外然獨未嘗望履閣下則以齒少
且賤又不肖耳知李已來又為祿仕所繫聞閣下之風舉承教
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懷府在彭門傳音相聞
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書斗宿使有黃鍾大律之重蓋心親
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運壑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
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固有數

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畧去勢位許通草
書故切取焉非閣下之惜惓素外何特不可首不敢也仰持知
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
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
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
乞為吾道珍寶

上小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年矣宦李匏繫一州
輒數歲迄無參對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
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沉潛而樂易致曲而遂所欲親不可
嫌欲疎不能忘雖形迹闊遠而平生詠嘆如千載寢寥聞伯夷
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李彷彿塵垢之外撲
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

南幸執事在旁郡且富承教為刀金良深使酒疾少愈而到官
以來能薄不勝筆劇陸沉薄領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
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葛安行李必問動靜以
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盜竊率賊不怠懷璧瀾貧
舍者爭席尚以自尉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故
不自量菲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自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疎
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宋愚非所郵猶不知於道得少分不恭
惟聞道先我為世初病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
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伏惟萬福願
強飯自重不宣

回洪平齋書論李

某每得郎山書輒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至忽遽中復惠魚兔
帖挾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迥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
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尤佳對也第欲某下

觀復一轉語不識郎中真以迎長日之至者為復邪夫自夏五
至亥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者一日之復也自
午日凡七日復得子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
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脈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
折之為一月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周子以靜
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却以動靜來往
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童精力或自中孚起卦或又謂
應鍾當覆絕體破体本氣餘氣縱施橫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
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古彼曆家以及管候陽氣鑿
家以寸口切陽脈修煉之家以鉢鼎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
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休之吾身豈有
秀於百家九流而不能掘易顛覆天根哉郎中六七年間過居
南窗之下必能靜閑陰陽進滅之理洞叩往聖參同之鑰不知
於此時節作何卦會作何爻看龍蛇之蟄未嘗不安也尺蠖之

屈未嘗不伸也指垂而秀麥仰而生未嘗不自俗於天壤之間也
也相朋友之進說於郎中者多謂雪霜摧剝之必則其發達也
必艱頑埃朋來而後无咎此猶未免於周孔脚迹下盤旋真知
郎中之心者未必尔也參子黃昏喪命小童汲井花洗破硯漫
蒼來教不齋無帝昌日有會折新煮魚共談精到

與洪平齋書論文

某日因秋暑一夜風雨撼搖窗屋始如拜處得爬不必情麻姑
亦為之一快也不審却害稼否屢收宝帖備見講學之力辭經
之功韓蘇二子皆因作文章時作道理故前黃謂之倒茶然東
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完牢退之如敬望履松未免一
時有倒賺處畢竟本心磨滅他不得富而可求一段伊川以義
言上蔡以命言及之矣更有新得時書所見以望其疑又有
借書之請山房年來儲藏頗富必抄得皇陵實錄日曆會要等
書及稼軒石湖趙忠定王宣子輩文集專遣隨干干執事幸語

魯叟駭尋卑小則以回不勝至感每思一事雖摸一索二記得
三二分但精庵不強終不遺忘又未免犯東坡癩祭魚之戒亦
可伶也金星書見公路黑青此為何祥耶抽織錦之一機露標
月之半指正有資於耐久朋友也魚酒伴書一笑領略對客草
草照之度外幸甚

與真西山書

魏鶴山

某生長東蜀自小奉讀書既強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之名欲
趨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莫能贏糧撰屨此外惟以書請益而
又隨於因循既作復輟先儒謂悠悠一潰一虛過歲月是可懼也
去年春令嗣稅院相過始得尚書所為文冠帶讀之夜無一歲
真升利手不息之正也拱極一記考盤在澗永矢弗諼之義也
楮衾一銘恬侈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圍簡而嚴勉諭
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草一編溫醇深潤其思油然而幽其
味黯然以長也某雖未識尚書之面茲見其心矣化弊文衰人

物消廢故國之喬木零落落殆及新田之采邑培殖未豐中外所
屬望以扶持世教康濟時屯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召縉紈朝野
胥夢咸謂温公起洛譬之游龍能出雲雨蜀公起蜀譬之麟鳳
能服猛鷄蓋群賢翕聚固為朝家羨瑞而大賢出處尤開國之
重輕是必求有以副海內之望可也危機交急要端方始最是
人心蠱壞陷溺既深非得華佗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卒採
尚書經濟之藏者幾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其材不能適時用
李不能輔理化漫以片文隄李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忌者
已衆每思黃離畜牝之吉深味中庸尚綱之訓若非龍晦定速
顛路所賴尚書王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盈庭吉士倚作
金城如某者倘得一改吾容參侍誨誥持是以歸見鄉父兄是
亦終身之願也草此修問瞻望旌祭之為宗社保重

與魏鶴山書

具西山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

人何則文以神志為主異時迂人逐客贗於憂患傷於感慨耗
於血氣所衰困苦而无精采而侍郎養執道凝神全志一作為
文章天力自到其延窈窕而深其声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捻
起老去才尽一段洗筆池記說咸之良感良之實見俱造微密
最是李侍郎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
六經之奧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奈李者進孝工夫凡所嬰繫
迨夫意與神馳文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
侍郎之所獨得而某切以為知侍郎之深愈於天下之人者此
也獨諸如祠堂記迄今猶未見本只以前書所教謂後世祠堂
太汎古无此典謂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商元不出
闕里此却不能无疑太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孝政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菴宗菴宗殷孝也有道有德者
先師之類也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為人之師而祀之於菴亦
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无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夢奠和

說民戰國以來禮壞樂廢秦文燔詩書隱冬校何有於先聖
先師漢興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國立孝官而求平之際
皆尊祀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
禮經如戴氏所記鄭康成所釋其它傳會處不无舛駁至論先
聖先師之祀釋奠舍采之典互見錯出少有悖戾所以陳祥道
禮書朱文公季制多從其說恐未有可槩以漢儒之說為非否
此其疑二也古人假有廟必於萃與與言之其義誠妙矣然延
陵季子亦曰若竟無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者謂辟室克蒲流
動洋溢无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為大賢沒為
先師出之相後百有余載地之相去千有余里精爽奄奄幹極於
神明能使人齋明盛服飾禮容奉且奠祠而祝之有不敬忘者
茲豈強而致之哉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脉所通自相
關屬其祭也非謂其也以其類初不必即道州而祀濂溪即關
中而祀橫渠即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向來朱張一先

生記諸儒之祠不是放過亦禮義之所當然耳此其疑二也侍
郎稽古英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高明之况極則往往
於商論之間必欲發先儒之所未發先儒固有發揮未及者而
天理之則人情之中恐不能過也其晚季安敢妄有疑議而於
此三条實有未達且蒙侍郎虛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切
望明賜開曉俾知有所據守豁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為幸欵前
書所問紀陟魏證一事併希賜答

回魏鶴山書

其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下後兩書亦有及乎問孝行已
之要正欲求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茲領四月念八日
台汗則知僅有一月十八日一緘閔微書月也侍郎間靜中明
理三精義明愛惠中觀物物格知至今以天子之命出守爰服
只以得之聖賢者以弟出之漢人何患不安夷人何患不信狂
從此開此定規摹可也東州惟汜叙兵尚可用茲得來書乃謂

搜練簡閱僅得營手百人營三十枝堂堂大府而單寡若是將
何以爲國号曰長吏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虛語也某每病今時
一種議論率謂儒者不能曉暢軍事曾不知胡安定在丹州更
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士入爲兵雖軍校番酋亭障廝
役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五柔每與人論造戰船法曰此事
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
天下之大何有一事非吾儒爲之邪區區所望於侍郎者更欲
於實用上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歆言之事拍案痛懷上冀
存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

回魏鶴山書

某自承侍郎建榻書檮之禮未嘗曠絕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
成都月派以往不審曾洞徹穹檻不啓叔近方到脩門已一再
胥會且知体况甚悉迭声不警軍務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址
重与修築群鄉之秀茂講道肄業此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

万民之意是故侍郎之所樂爲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
未嘗不形見乎事物爲孝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
省察乎实行俗流失世敗壞而今之爲士者猶務爲空談以長
華競侍郎教築堂其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治兵
治民水利筭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如朱
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以爲表率庶使後生
少知尊賢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爲之如此則聚
辨有益而精麤不遺向昔旣明而核舍自定具民心出治道此
其基也某登朝六載三對清光每當書思之時必自盟其心不
敢妄有一詞以諛悅其上近所陳二札首篇粗述旣田甫田之
旨一篇畧陳大風有隧之戒而主議者已不樂臺中論事之課
已有踈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錄呈仍乞
鑒諒幸甚瞻望旌榮惟冀爲厯社保重

回邵老書論孝

卷三十一

十一

某頭首辱臣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辭碩
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媿慙愧悚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
也其謂來之獲賜之達由之勇師之在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
觀之其人性季之敵如此爾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常弑其君請討之耳非
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以疑也禹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
不得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者膠於物之迹也
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
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
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與趙伯允書論文

李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李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
於涼其較猶貪作法於金鷄將何若更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

百許年來詩非无好处但不用李亦如書字要須以鍾王為師

與朱和叔書論字

承頗留意於李書脩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為
師筆法酒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沈着痛快為善
唐之書家稱徐李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驢奔泉其大意可知凡
書之寔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兀端止至
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
成書

回秦足書

辱惠教審其勝為尉李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雅誠見其性坐
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欬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俎豆升車則
奮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為之說故凡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
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瑕相見乃
及之

與友人書
前承喻休水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
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濛濛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
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着畫竊深歎
惜以為名言凡作序引後記焉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亦
足下深諒之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

宋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

宋集

儒學門 文類

書二

上管子固書

張文潛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
儉之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
必為楚志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
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
而出之惑者徒知天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
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
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
之書立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致屈平之
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

顧石挽中疑其迂然其誠惻也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默考
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懣也異而自察而非私也傍徨悲嗟
卒无有省之者故措志決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
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
仙烟霞高遠而不可挽也推其言以及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
三代以來竅喜讀大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迂奇乃慷慨自其
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孝長於討論尋鑿前世之迹有氣
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
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退之之
文如先王之衣冠郊禘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挽則極
言語之壞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呼退之之於唐蓋不愚矣然
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安而其孝又能獨立
於道德燧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
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與錮叛而

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
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舉无復向者幽憂不平之
氣天下之文章稍二具起而庐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接兩漢
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
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聽其舊而唯古之求而歐陽公
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另能文章者其
出歐陽之門者左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講論上之
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具雖後於歐陽公屹然歐公之
所畏忘其後來而論交者也其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
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尺挽其交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
者歟

聘饒伯輿書

鶴林

某而州晚季幼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沈潛理學用心科舉外
之士未嘗不益慕傾敬兄弟南來徧求文公之書之徒如葉知

道張德元錢子山陳器之皆得与往來為問而尚峰先生則亡
弟於安陽又嘗師之靖惟堂長徵君講李有本末制行有矩度
內明外齊靜專動自必先老彫落之後惟若原惡君子一人而
已其被命出守于此亦欲以平日所得於聖賢者施之教化而
求所以安事師事者煩雜其人俗弊教衰殊未易振起抑欲延
碩長者一臨敝州講論經理不獨使國人有所以矜式而某朝夕
得以問政問事亦不至宜行為俗吏之庸也恭敬之實不可虛
拘輒遣車幣薄禮惠肯命駕不勝辛願春寒尚峭中途更為吾
道自愛自重

荅王子正書

其一自帆影落浙江之南望雙劍之雲便竟闕遠中間一節以
灾患直如神疲書問者半載不但簡吾子正也置中墮宝帖詞
豐氣腴見得問事之工益長吾人年歲浸大為事煩是痛切艱
側繁做工夫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如項羽採趙既渡
沉缸破釜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還心然後有得於己若復悠
二憤三不明不了於夢竟闕則將恐有復一日吾本然德性亦
隨而懈矣

荅羅嗣賢書

去秋八月訪尋碧梧翠竹之遊文闈已鏢醉翁矣霜月之夜細
敲葉子空落落燈花懷我良朋莫適其願迨理行艸東去又弗克
干一語為標月拍浪然而已府教李宏而訪文麗以則每見之
詞翰間清腴奇峭殆欲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聃公輩
李植之稿筆路之荒大有徑庭矣然採黃葛畜牝之音味中庸
尚綱之訓昔之聖賢所以修身立命体受歸全自有可尊可貴
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語言為事業就文字中言之則又當如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後為至也向來兄弟亦好為文詞粗
識減字換字法今年漸長看来都靠不得日夕戒謹恐權實罹
為宵人之歸故每讀一書必擇緊要用工如潛玩係索令帖着

身上來蓋以我觀書則隨悟而有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此理甚昭灼二脩之家庭用之天子之庭不過將此体段充
廣去嗣賢所謂幼季壯行之論大畧其謂此邪浙西春水浙東
夏旱梓遂与西州山鄉一帶多有流民淮夙益肆橫天時人事
如此爰端无窮大游与五福太乙之說更須詳推測之成都教
授元有一任回除客官自揮試檢尋見示恐或可饒舌也自它
更異為天下之宝珍誌為請

回謝德方書論夜氣

庾秋未垂緬推橫經高殿德履休勝丙戌之夕奉違粹宇於錦
城夙雪中別後音銷響洛弗克以書訪問生死懷我良朋弟增
馳溯茲辱遠惠宝帖始知振文鐸於石室衿佩間且蒙以所講
口義下教備見精進之功但孟子論夜氣一章原是自牛山之
木處看來然後見得逐句相對枝葉二相當一章拍意始為
三備牛山之木与人仁義之心先對說箇統日夜之息雨露之

潤便是存養之功斧斤之伐則是於其良心牛羊又從而牧之
則是枯亡之矣萌蘗之生与好惡与人相近者相照若彼濯
与夜氣不足以存者相應一字也移動不得今兄之講解截自
日夜之所息處說去則是捨牛山之木而論日夜雨露之生捨
仁義之心而論平日晝夜之氣离毋說子豈得為活其間又云
夜氣所存者何地亦曰存乎此心又云夜氣清明長存於心即
此心操則存矣如兄之說則是以心包氣更无存養之功指操
為存别无主宰之妙雖是論氣實是論心等語兄不為无見於
伊川晦翁之說而窮理未莹終詳未圓則見猶未為實見知猶
未為真知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正根仁義礼智之良氣与理常
相依附氣清則心為清明氣濁則心為之湛濁不以此氣涵養
此心之理不得平日之時未与物接少停極得此氣則心常
清明迨夫終日營營隨事擾動物欲為之械繫声利為之禁錮
去氣既昏茲心亦為之不爽則所謂枯亡者蓋有之矣輟轉反

復到得夜間稍可休息而夜之所由安不足以勝其晝之所亡
則是心也反為氣所動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矣夫氣猶水
也心猶室珠也水常清則珠亦瑩徹水濁則和珠亦昏暗然珠
与水元初皆是清明之物也故孟子又於其未發出苟得其養
苟失其養之說若曰外物之來金膠三擾三而本然之心未嘗
不發見特在乎存養者何如尔心不是只停住在此當從活者
謂之曰靜而常有動之機謂之曰內而能為外之應神明所舍
變化不測孔子所謂出入无時莫知其鄉者非亦謂良心之放
而亡也兄乃引荒忘五常之說證之則誤矣文公集注中只辨
出入无時作神明不測最為精密或問乃未及更定之書與集
注多不類恐難過信以此見得兄之為孝問金注其涯而未親
其奧也夫自河洛間奏考亦絕響此孝孤立无助愚暗者固不
足与有明高明者又驚於无涯而不知止文公嫡派下子孫半
已銷落僅存永嘉葉文知道南康李敬子鄉国周卿度文与临

江張元德山陽郭子德元諸人在此猶能傳老先生之孝理其
絕絃斷絲而鼓之惜夫德方墮於万山之間不能權登密問所
其遺聲也其自為此來時三警省深懼此心之放有好朋友則
求所以磨切其未瑩而為真是之歸工夫總一不密便有漏綻
是則可畏也因德方之書不吝膏三有人南來仍望寄声

回嚴子韶書論太極

某比承賢主密醞璧見過更塵不清簡於延待弗克久駐車馬
此為悵然耳即百冬序晏温喜聆經雅隸青德履休暢道喪千
載聖遠言湮濂溪周子河南一程子橫渠張子唱絕孝於衰世
之中相与發擢孟氏以采不傳之秘然其講道也言質素而不
華理平淡而无奇微開其端而不尽發以告人蓋使學者怡然
自得之也至武夷朱晦庵紫岩張南軒則句三而釋字三而辭
精微妙密之緼益已抉露无餘矣茲承下問猶以无極太極為
疑致知力行為二豈其於朱張諸書猶未究極其說必欲問而

辯三而知邪入極之理亦妙矣涵動靜生陰陽二氣五行四象八卦皆於此乎演出方其未生也猶人之懷子二在母中及其既生也猶人之生子二在母外流行發育之妙化三生三之機於是乎无窮矣然是理也无声之可求无臭之可接无有方所形狀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无極而太極蓋明太極乃无形之理非有形之物也晦翁披剝圖象義理極是章明而南軒釋之曰莫之為而為文勢亦順說者猶謂无極二字不可搭在太極上大傳言易有大極而未曾言无吁此不惟不見太極且不知易矣易者无方无体者也而云有大極則无極而太極之理明矣聖人着易字於太極之上亦何嘗以屋上架屋床上疊床為嫌哉其如知行之說兄以孝者之病窮格汗漫墮於徒知徒聞之地而少有所謂真履實踐之功脫使真知驗之躬行卒多悖矣則兄又誤矣凡躬行之悖矣者皆未曾真知之故也知与行工夫本互相發始條理終條理如入兩足相先後行不可偏廢

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到則知之徹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兄乃以窮格為汗漫而必欲從力行處下手格物之工未至而疾行之心已先則將恐於義理有中不中者矣秦溪以來豈无志於力行之士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猶填索塗莫適所依卒背於中庸不能与入堯舜之道是始宜行而已矣行之惟艱之言蓋不謂此高宗曰孝於甘盤則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傳說之吾不過發高宗行其所知而已矣看經須是互換出入首尾融貫當自脫然有警悟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孝問思辯居其四而行其一其仍欲子韶從致知處下手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孝問聚辯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哉對客之暇隨筆疏去未免掛一漏万有疑不妨再指教

答吳道夫書論解尚書

其間者不遺枉賜書教詞豐誼深爰踰骨肉以其之懷毅夫知

毅夫之亦拳。於某也進退出處大略相同更不欲深為毅夫道以開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教序引極為平正有朋友自四方來者略率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某攷訂書傳六年于茲矣前乎望升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願習傳之季者而未有得兀三於殘蒲朽竹間而欲窺姚姒殷周二公仲尼之蘊亦已難矣蓋書取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攷疑義當攷分章斷句當攷全文与古文當攷小序与大序當攷帝王之辭与史氏之辭當攷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者當攷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攷也林少穎解只到洛誥而終呂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禮書二篇周書二篇今人解書盈箱滿筒此某之所以避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葉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哉歲月易乘佳朋難得石酒伴書相聞姑見遠意餘所以斯文珍感

荅汪尚中書論伊川周易傳

某自中川罷守復回苕溪翳然於林水之間粗安其拙魯白道而冥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中旨真死矣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訪亦疑之何天之不憇庇吾道耶收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聖婦子隱於身門我與出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窗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為最難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細繹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論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若先生只言交易蓋謂陰陽相續日月相斛晝夜相承死生相摻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或神墨覆壘或或以玄測或以復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騰流遁看若見理到亦只是交易之易不然則流為醜博之孝也尚中以為何如近毅夫看論語嘗言序引不煞好惟命

名曰行究却又似好奇吾人只是講字讀書不妨細商量獨獲其年之老也倦焉日有攷一弊而後已因答來教報借及此二弟曠志一本就納過目必為惻然春和切望擇小艇訪我於花必當同作徑山洞霄之遊餘真以斯文斯道珍也

與劉共父樞密

張南軒

某幸安湘蓋不敢廢學無定塵記念自惟不敏竊守樸學顧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懼密發慨然之志而下取及一得之愚久而益眷焉每念無以裨補萬分退用愧悚來教自以為報王之心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為有所未謙于中方將沛然用力於古道區三閩之喜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巨古所無腥膻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為何時耶士大夫宴安江沔而括莫知其為六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密以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則某之喜為如何雖學之難明也久矣聖賢之遠而千里之謬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

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駭可求明其弊則大用可充願公勉之

答朱元晦

前人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首尺為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號為賢者政體在此中况其他哉此方風熾正道湮微率獸食人其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至學明於下庶幾有止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與陳同父

東萊

某倚廬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未知來意但某切謂若實有意為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休而無用則所謂躡者必參差凶奔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意談政事之比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曰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酬酢之文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愧耳

明學者

前人

某官所粗安講學雖不教自書但微言淵奧世故咄咄全覺工

夫無窮蓋耳切管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
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
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鬱以次亦可薰蒸上騰而有特
移之理矣云云

答呂伯恭

晦庵

竊承准學之意其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二
涉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其舊讀程子之書有年
矣而不得其要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切洗
心以事斯語而未有所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
而行之不為異端荒唐淫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
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切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
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奉者其病在
中叟知道躑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

灑本末實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意合而
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躑之渾
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為至
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
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護人自護誤人自誤士
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二某之所
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
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
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立言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
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辨之
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辨當愈
力其禽獸化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
分也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
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正學所安也天道固無對者也然其

其中却着不得他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
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無對包着竊恐此
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揚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
者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
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
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某前
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賢學者今日趨向之
邪正此意尤分明也云云

寄周子充尚書

南軒

垂論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定知有精粗
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
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也所謂
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知樂之者不知樂之者不知則無由能行
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
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
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密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之可
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
愚意欲其勉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涉之實而思慮
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
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湏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
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孝者以
想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
已曾哲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躰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
狂而況下此者哉云云

答薛士龍寺正

南軒

諭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亭安定先生經始當時
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奉來亭中此固善但欲因

時又而誘之讀書則必未止今日一種士子將先竟言語耳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作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

與陳同父

東萊

人至厚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方福其官次粗遣而沈迷書冊中他無所預粗可裁批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諭備悉雅意再二玩繹辭氣樂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驅山塞海未足為勇推收斂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人回勿二作此他祈厚為道義護爰

與刑邦用

前人

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後同出至賊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細繹乃百代為孝通法孝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嗜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已就實懲三汨三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已尊兄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又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只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兩語殊有味大抵闡範一書須當置几案時二觀省所補不小也持卷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体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邪尊詳欺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却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体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矣

與陳元甫論講學

他日讀書東山執事是所注目者石上癡跌不得數促膝抵掌為恨今昔事與矣神祖聖伏斯道絕塞四方一槩盡矣故常真三千餘年上宇下宙之差每惘然已不覺淚落執事得於天者

運而又有以行其心非如一介之賤心欲至之而力不及此
非偶然虛左却行之心即為降衷秉彝之助長吟短詠之句即
係流風遺俗之在近時所記閭巷大家今過而化永蔭氏之感
何限幸逸此外又皆袂去衣冠以為貴人若不能知其所以為
惟世運之會見人才亦惟世運之會階人才有以自見而不肯
自陷者真人才也此執事之盛心而亦予之心某回首十年今
若此天地之運陰陽之數甘受如飴非我輩人不敢愬也縱或
愬之亦豈有哀其心而教之者乎杜牧之言盧黨沛益人生年二
十不知古有所謂周公孔子者一日有聞於黃建即走馬來
汝洛間就學才十年舉秀才稱通儒更子山至北方或問所見
曰惟韓山一片石餘即駟鳴狗吠耳謂温子昇韓山寺碑也由
盧推之則何人無憤排由温推之則何地無文章晨衣悚然文
獻之邦禮祭之國此事遂廢若笑人寂將不理於其口吾以
吾心識執事之心而執事又所謂得於天而迥別者領吾說否

何時小艇如萍雲陽隱君者乎尚多有言即日伏楮神往形留

回李元遂翁講學

崔復心

其自作別後南風不競吾人倏化為異物此時已誓必死幸不
死者實藉尊庇但未知造物留此身為夙雲龍虎邪抑為飢寒
困窮邪光岳之鍾人才誰矣願推之鬱之俾婉妾非笑於寬閑
殊亦不自曉有來現帖清惠夢羅承平時看待秀才禮數也今
天下何用我輩特是以殷勤於威文蕭曹之家呼吸倍徒其獲
君無乃誤抑能道款疑感久之盛价堅道始離拜受什襲誇於
稠人亦因自喜我輩未盡為交游所棄也足下深居廣廈玲瓏
八窓出而武夫前呵迎台旨意入而雅敬投壺長上不以家事
累方寸而又山林朝市不驚不寂是至樂也臣謂善冊亦未
可廢且未說科場文字只今義理澆灌於方寸自對人前迥別
更是綱常倫紀拍中節今年某人相處天資儘高試相與言
方知其愛助之至若非元遂惠書則蓆囊俟斧而已既君溫存

為朋友第一番責善善拳及之其勿謂汲長孺復翹也其少年
被守門樓壞了歲月且又世道如此曾不如鳳凰麒麟卓然為
名鳥獸每思念瓜刺肉數寸山林非吾性且無頓放處後甫
見渝關了儀門便是伯夷叔齊此亦有理其遂後此作不材之
樗僅延年耳元遂勉之哉無限欲言臨楮拍案姑復將命之辱

回立雪論講

欄谷

赤燁垂未涼在紅蓮招月東海穿塵盡山冷孤寒玉清徹一出
台候動履多福其每讀草堂經行句知其味而不知其所以味
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古成益出其妙至此立雪溪山草木一
一無恙殆未必信草堂此味也前某姪歸自竹下知愛子琴精
鳳山甫欲候伺翠裾頃然街清帖過之欣幸何極孟光妙齡秀
出意趣謙融不可多得令人發吾兕豚犬之嘆政擬聽教乃知
歸侍意濃日及再至未晚邵子以寅為開物成閉物今止小小
開閉之時去戌甚遠會有天地變化草木蓄氣象某年益老張

張於世持白頭將安歸六月無故遭一訟二甫畢又一奇訟皆
累於延福人郊公鄉固應亦邪發一舉紙短意長仰干丙在

与葛山論詩

欄谷

白晝受代江湖碼來恭惟讀書懷古山靈相之文侯清勝其衰
荷惠書足句記存尔後无由附字惟有向注今日又得教書欣
尉如對書中近况甚詳足見介然自守裕不能移但山谷詩云
俗裏光塵合習中涇渭分劑量似乎較是伯夷叔齊標千古
然想是扣馬之後作此决裂爭平日与他人交際未必及然若
事二 然則其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寄詩荷推許太
過不敢當兩篇次聯皆有悠然之味而精神不緊自序依用得
詩未敢以為然西麓則鍛鍊太過光文則又微失之不及此
其所以未唐也屏弃江西乃年來江西不得時故為人所輕姍
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李文
山云元和以後無詩其近報之云代二有詩人人有詩固无詩

則无脉人无詩則无性情固有以衰故詩有大小人有智愚故詩有工拙忌筆至此不暇詮次餘殘珍護

与危驪塘論詩

欄谷

江空歲晚春在梅梢其言其水清風淑雲切惟復候多福某切伏窮山聞先生舊矣意其清名載世若懸潭半空絕响乃壑自非飛仙不捕影豈意不自无似亦獲俎巨於起予之列珉碎珠語數千百言句為之端確字為之敲推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某之竊法安敢以詩鳴狹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八韻之作遂因書為詩得妄意以為作詩如挽強弩過於機母不及於機過則俯而就之也易不及則正而至之也難故用意必深而欲自深而造平淡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造渾成此其本意也然天分有限力復不前求深而得晦求健而得不馴傲夫子之發吾蒙也不知詩道之切夷也外證已解中尚強玉女于成不能不於先生是望

答君虛寮論詩

立雪

伏承賜書論及詩之家數再四細繹幽觀台意以伏承欄谷之乏路之使論可不此意厚甚願其何以得此抑浩翁有云予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盤金叵羅直相千萬不啻迥然欄谷詩初年只是李黃二詩當鋪帶盛行由今論之政如禪之達磨後村論其佳處与古玉盤金叵羅府新詠合古律雄健李少陵險怪病在大着意欄谷之病亦或坐此晚歲却似條暢其得之江湖諸公議論如此前輩固是不可不尊慕然讀書隻眼却又不宜專於眩名自古及今郊寒岳瘦一家數必有一家病即偏使全使險峭不艱深輕清不浮靡醞藉不沉滯快健者不至於不馴雅如執事所云此又朋友責也二山詩比欄谷又低一着專主於對此法始於後村後村四靈共李晚唐中年後村參以放翁遂獨宏放自成一家如擬披紺髮騎鯨去只寄鄉書与劍回着在放翁集中真无縫罅此又不專主對而工者要之詩之本色只

主與魏渡江以後箇奇放翁大家數也蒙問不敢不告其何所
知識少於侍傍名人韵士在采切聞一二已而諸公貴人例以
能詩相目今老矣政自不足道頓誦所聞如此若焉飛來寒家
蕭索更添四益補足秋風紙劣不如先施能勿罪否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詠

欄谷

薰風被物草木扶疎蕙帳芳房獨抱古心其昨歲奉書茲月得
報又厚清和以寵光之嗟職如九疑之雲映徹延瀾湘之波瀾
然依然不知其為渺隔千里而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
拜教悉由離三麥秀苑二甲古宮於荒畦扶頽城於野草僕悲
馬懷之嘆至百詠極矣鼎三百年身逝影滅雖富貴優極者亦
論入塵埃真二中推賢人君子遺蹟騷人墨客之賦詠跡愈陳
而愈新愁益久而益死結也今景建未老距南渡尚未遠而讀
之者已凄然若无所容不知千載後以此卷者當如何邪又不
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辨此等俗人言語於千載之上邪二絕題

卷末万三不能發揚亦表声氣之同耳

与陳古迂論文

心齋

丁丑嘗寄一書浮沈未卜已如得吟卷捧讀孤桐朗玉自有天
津南岳一集巧力更倍瑤翻碧凝兎眼傾耳應接不暇林檎齊
起敬刘後村謂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誦其詩者語以為
今人輒不信即南岳稟也豈高人勝士祝融果陰助其筆邪肆
嘗与一二同志抵掌嗚呼悲歌竟日光景如幻進念發憤人所
過箇里言語半止已忘吾上不愧不抑皇計其他則相与頤而
喜曰盛衰反覆之極如此如公輩默識玄造肆意文章是自關
係風化網維人心非特弄筆於斷簡殘編之餘費吟於殘烟衰
草之外不過皆消二者噫嗚呻吟而已古人懷友夢且在尋迷
泉瀘水相去才三百餘里丙子後負破篋賈冷貨又已近百里
竟阻促膠兄必以為是自奔矣某爭且知兄實欲揚名声其間
雖不能來中心賦之兄肯徒為是佔再使已僕哉此蓋篤念

降衷不使此輩墜絕以為造物羞耳秋日後塵万事小暇超悟
處少多臨楮企慕

与刘聖功辨跪礼

西山

髮未燥讀祖父書豈不知跪為古礼哉惜今之士大夫翰牘前
手此字者不於數年之前而於一日得非習俗移人者不免
抑以古之跪而文今之跪欵是又悲其用心也昔君實效礼製
深衣謂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某為今人但當服今時
之衣當時堯夫此語似不痛於君矣未聞君實攬記礼貽長
書勃然与堯夫下某与兄生長東南皆今之人也不揣饒舌正
以堯夫望君實者望足下不謂登三千百言若水之无声夙盪
之鳴者良可捧腹噫出道一交流夙餘韵鮮由舊者頗瞻周道
中心坦兮此生此膝誓不能如堯之就乳矣鄉自用鄉法吾亦
任吾情敢必他人之如我哉楮日漸長楳夙益清尚當一晤我
拜君跪各行其志

与李季西書

楊東山

陽月五寒共惟臆道茹古天由億福某侍勞安穩遠依霧浦
拜手致素書以謝先辱掛一漏乃不勝主臣其屬蒙駕山陰之
舟騎瀾橋之駟得二過我於寒山窮谷中酸雪礪以為醪折冰
枝以為薪卜夜較語不肺成味相對如夢一别如雨言之惘然
忽蒙千里惠書便愈夙誼突兀詞章綢繆恍如三年之前坐對
清越之音響也何喜如焉某季未有成无以喻人偶持不自之
身浪戰豪英之後固敗是求有司盍狂我哉姑云其業无務干
時橫渠先生謂范之巽曰吾輩不及古人其病源何在細味此
語可不勗哉此其所以說二吾躬也吾兄以為如何三時并見
吐此辭三下筆意緒愴然

回邠老書論文

辱教甯待奉熙慶為尉兩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為俗事所
奪耳寄寂齋賦證簡秀氣鬱然大為佳作欽欽欽欽然伏賦酒

要必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後其步驟乃有古風老社
詠吳生屈云屈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
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尔

回直方書論文

比辱車馬其惠欲往上錫因得款語尚以秋暑未文新病起畏
衝冒耳承惠教審待奉安勝為尉一文皆佳作少年書生未
見能此者其嘆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
讀楚詞觀古文用意曲折處講李之然後下筆譬如巧文文綉
妙一也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尔皆晚眼匪奉啓率

回潘兄書

其麋鹿之野不返吾庐方快驟山林自与世絕書疏非所堪也
執事者作小楷具伴幅若施於所敬則有警而避耳謹以上之
典史氏而告之曰其祈下之鄙細人不得与於斯文也少時不
解事率意妄作今老矣每為之縮頭咏古而嗟臍執事出所有

使品題之其奚備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玉
在前竟我形穢元任主臣

回吳下書

其惟久枯得兩繼有秋声共推冲想自願天相林壑其別山
寺於今幾年老成典刑羽入夢意洲上之竹玉立想先恙而
驚明鷗侶相与往來於沙烟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塵
音書乃知老仙超世不乏季子矣其甚盛其伏記文當屬大手筆
其何以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間而先交和仲甥館之自出也
願徐之母迫苦屋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仲亨求教未聞尊生
自愛以引以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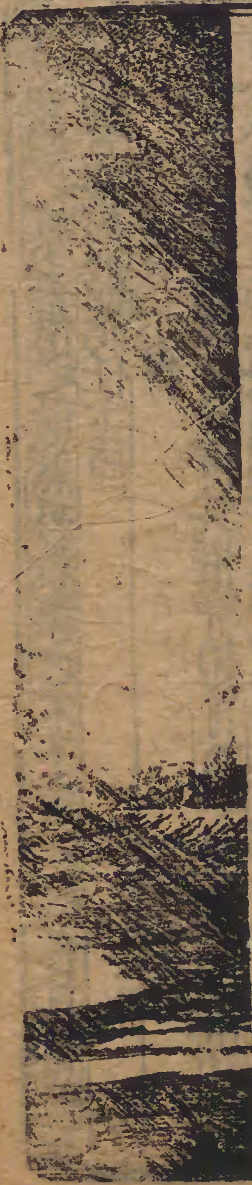
回陳司直書

其之於執事交疎而心親勢賤而道合与世之詔二相逐者有
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入其恨交一臂而
失也人間之世事變万端英白雲忽已蒼狗要是不能虎溪

一笑而弄精竟者願自謂可恃亦可嘆已劉忠列表二如此類
書數語繫老筆之後真所謂珠玉在側竟我形穢也會且歸矣
臨紙惘然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

辛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辛集

文類

啓

學官執事

吉州路學禮請講書啓

趙青山

蠹簡勤披敢守專門之學卑比勇撤願聞垂世之言異金石之
一鳴肅佩袞而二瀆切謂李問者聚辨之具朋友者講習之資
自李者各以師說行而道術遂為天下裂甲可乙不此是彼迷
懷惟恐見破之心為牢不可入之計不思夷之墨者猶見孟子
而有求子夏門人私問顧孫而何善惟交游為最樂惟義理為
至公幸然同味相逢詎可競面踈過蒸惟泉人鄉國善士山澤
臞僂仍羽人於舟止偶過雪泥之瓜對聖賢於黃卷尚勤夜雨
之燈偉哉大白之同年先我伯符之一月既志同而道合有聲
應而三求某願與諸生齊闕大義游神守德講揚子之玄經溫

故知新曉趙岐之皓首

請元學齋啟

黎所寄

端居聖室大陳子客之恭教出又臺忽忝寅賓之召因味言之
鄭重知處世之周旋固維一命而三循壇李何十事而九為律
四支偏廢既拜稽之有妨六藝多荒縱發揮之無益靖念鄉邦
之廣尚多幽德之尊昔我清江偶誤石龜之轉此時渤澥誰捨
乘鷹之飛雖塵揚子之升堂敢效晉人之返錦吉凶生動進退
隨時泗水源長何幸泗濱之有作渝川人老願言渝命以為安
感德維深報言不次

謝請充校正啟

梅城

少而事賦蓋嘗梯人於青雲方里之間壯當封侯豈願棲身於
黃簾綠幕之地偶誤明有司之選獲在懸李駭之班因觀雖陽
有感安福歷教生負之數其存我何略胡戰事之人則過半矣
况校乃校書之義而正以正李而言自非孫明復其人恐負范

希文之意不圖奇遇亦占亢負伏念其治世遺物士林長物十
年以前之志直期跨玄圃而登崑崙三季既廢之餘唯願驚天
武而畊蒼莽敵月和浪仙之句閉門著明允之書謂可藉手以
見古人何用仰面以干當世屬閏月紙不能自拘其技洋之私
謗多時挺正不歟吾姓名之著豈意鳴先於諸子直將闕產於
上司欲蓋而彰殊非所望范雖自稱張祿已莫逃故舊之知執
中之遇畫之乃亦與紀綱之戒靖言僥倖置有蓄緣必蓋伏遇
其官得二百篇之家傳及八九分之地位前乎場屋優乎進士
之科今此階庭半是諸侯之客行矣振曹侍守之相業暫為主
殷大守之書臺遂使崎嶇亦叨教育其敢不恪共乃賊益進厥
脩雖莫校亥豕之訛當一正金根之謨以今日而入湖幸得
陪東南諸生之遊倘與時之召泰山決不忘一月二十之俸

謝請充掌膳啟

虞君卒

豐居第一經才切愧於孫安俸仰三千李賊盜膺於明復事踰

均外喜溢情注仰惟皇朝肇興文治設孝校以為教育作成之
地嚴程試以示去取升黜之公博致衆論之吹噓俾作諸生之
領袖矧武夷之勝境乃閩越之上游秀氣所儲英材輩出自少
文之人得以具位故養士之廩耗於素餐歷政所由不勝其弊
或請托於權門而以勢劫取或締交於胥輩而以利自媒或鼓
詩詞於頌古之間或假儒服於衣冠之末或父子因緣而濫進
或弟兄死轉以苟容私舉一開公論安在幸主盟之有托復刻
削以更新宜得真材當為遴選如其有志於孝先他所長自家
聲浸遠於紫荷從素之榮而大父終老於紅蓮暮賓之未唱清
甌之未復抚黃卷以具思中雕耻童子之為麟獲究聖人之訓
雖鄉里里誨未膺焉鶚然月書季效必預先魁須承賢令尹下
車之初首瞻聖天子右文之意補嚴春試藝選實材不圖藻鑑
之謾塵復亞芹宮之首選仰蒙特見不食前言載加禮意之勤
渠俾列膳羞之暇掌宣使養居篋下甘為取媚之容將期志見

里中行展均調之手靜循所自夫豈偶然效蓋伏遇公宗主
斯文權衡吾道義勇江朝未恢祖烈登重覽繼緒有公宗主
男邦自崇文教去私情之蔽示至公之道華故德之君拜新
之功致此疎庸亦蒙甄錄公敢不益堅素志愈勵壯圖知我春
秋罪我春秋豈浮言之足較特以國士報以國士知厚德難忘
請先生啟

劉玉淵

受業解感師貴在於得人誦詩讀書孝非徒於為己故孟氏子
有樂得英才之教而韓文公言不必弟子之如從古皆然豈
不爾其惟公人文章正印詩禮名家趨而過庭咸曰雪窗之有
子少而好賦未多愛教之為工行有長步於青雲顧乃談經於
絳帳自惟孫稚政欠師嚴玩歲有一暴十寒之憂計功无十紙
一箱之積幸聞橫道之賢方為待聘之孫茲承伯氏鼎呂之殷
勤敢屈先生琴劍之崇重以仁與義願聞相與之言訂頑石愚
全賴作成之賜

卷之六

六

答請先生啓

世无孔子者何所依歸直乞孟軻國人將安於式時傷去古
人自為師徒抗韓愈之顏莫觀仲舒之百安獨高於蚌并誠有
愧於鱣堂矧章臺風物之繁豈聞邦側陋之地至於王美是在
擇人公愚魯性天荒荒地雖識鉉基之悟屢形以蓋之疑徒
然患在之好為豈曰知新之可以不期過聽特有罷招輒警盡
席之求易應撞鐘之問况魚書之未至柰鴉久之已先迹已少
安勢難輕動丹城見及請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青衿愕然曰
長者絕子非子絕長者願欣慚之兩集濠進退之元誰儲有微
忱別陳他幅

孟氏師於子思自古慕軻親之教伊川季於茂叔至今推程父
之賢自慚絳帳之非才有負青衿之來季既承聖業敢不稟承
幸諧披裘之私濠辱榮區之貺光踰昭乘禮重兼亦共推其人

四海名流三衢華胄襟度恢弘而容衆笑談奕快以可人少稽
展步於蓬山曹尔栖真於梅隱二龍何幸得聽猶伏之弓刀鳳
借來父習過庭之詩禮謂廬陵乃文獻之地求師法於區氏之
門益以友而輔仁胡於聲而借聽公季仙既无骨法復解則少
官場粵從應科詔以來亦曰有時文而已自解試以監試陶
成弟子之二三舍已田而芸人田滿積倉箱之千方範模有託
研席定父母文法拘索我於形骸之外惟教季半賜之以針砭
之規

先生辭館

陳國貴

技守雕虫豈鄰螺川之地生同涸鮒息虛濶湘之波暴闢相如
不亦久乎非魏无知何以至此共推公人襟懷冰雪志皇江湖
蒼素謁於月評迹久聞於風韻庫充廩實既富無何加焉七膳
茵溫曰洋魚尔游矣輕利勢如土直惠聖義如山秋水精神
贈喜徐邈有徐麟之貴城南灯火請誦韓公訓韓符之詩行當

酌素志於槐庭抑且繼遺風於蓬幕切念人性資不類孝識尤
長雖耻為轅下駒奈未變雲中豹借曰味道足以悅我心悅我
口然未往教何以利吾家利吾身忍辱焉刻於南陽遂上仙臺
之東閣一自業傳於桂子逆知孝甚於於置青大抵速肖之効要
在得人毋謂束脩以上未嘗先誨有不待十年而成賦但不可
一日而无師兄能推五十以孝易之心子豈有三昼而舍王之
意韞玉而求善價幸遇知音贏金不如遺經更祈重道

托薦王紱館

聞柳下惠風久遂扣門之願使漆雕開仕特蒙推轂之恩雖冰
清玉潤言固易投而本質竹頭心憂未祿蓋可止則止可仕則仕
仲尼必謹於行茲而素富四富畢素貧而貧孔及推官於進退欲
伸困福先貢緘藤共推其人清白家風衣冠世族手酌風清於
冰雪襟懷素蘊於瓊瑰焉負引能不斬一幸丰一拔足之力折
節下士何辭三吐哺三握髮之勞彬彬然君子之質君子之文

藉之乎匡人曰賢匡人曰可如其者才非吐鳳技守雕虫讀書
素勵於着鞭遇敵遂為之折矢家貧親老每圖絜菽飲水而及其
權命垂時疎未免負笈擔簦以求所售自顧拙工之蠅墨叨承
君力之吹噓然尚懷荆山璞玉之羞莫效泰山北斗之望撼此
已周於一載萍踪合定於來春未知東壁之去留惟持南陽之
消息易通則變其政明出谷汗喬之恩王如用子却當調解帶
食倉之句

啓 題助餽贖

修造 吉水縣李繪禮殿

劉須溪

六經方冊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方代宮墻有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匪為觀美示有等威豈聖人為百世師而君子以天下儉
爾於夫子肖矣曷其報罔極之恩毋使後人加之而有无能為
之笑

重修武夷書院

退齋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始此山匹書術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令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守幾載雨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己公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孝成始大孝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修鷺洲書院

頌溪

鷺洲初建共傳洛李之將且龍漢一消又惟孔堂之欲壞樹苦心而宏蟻瓦墜地而為鶯尚一木不支則四維俱廢浮屠之宮老氏之宅无不可為於謠之子洛誦之孫柰何不力此文獻第

一為冠冕中良梁木其壞其頽何至發兩楹之數宮廟之美之好尚後還數仞之規

同像

為陳隨隱作其父藏一祠堂

乃翁藏老在琴棋詩酒之間是子相收為歲時伏賜之計雖有少稟實無錢求但助浣溪之十笺亦為平地之一筭偶然顛作木居士是在諸君可以配食水仙王即成故事

能仁寺建清涼軒立山谷像

寺有清涼軒山谷留題是為詩人祖往年去寺門外立詩人堂又以詩人堂為會拜所俞无如老坤欲清涼處作詩堂像山谷補殘廢宜起吟且又宜詩友衆人必遂成之无遜金華仙伯今如百世上人茅屋已公但有當時一句更无頓顛誰記曾來更以耆英會而皆詩人云焉知山谷字之為元祐脚乃於招提境而作清涼軒使來者徙倚而沉吟亦居然交契於真漠江西非無半仙老以是別宗寺門若遇駭質王尚能同詠

題

隆興路李題書卷籍

須溪

聖人經綸天下不越詩書其文君子教育英才蓋為宇宙
千載之計自家塾黨序術序國序之制不如古惟經義治事邊
防水利之制得其宜凡異時棟梁擢擢之資皆前日灯火簡編
之士蓋材者德者私淑文者落之如霜木晨星彼挑兮闔兮在
城闕兮發之為潢汙行潦兮 六龍御極一札成文取德行適
藝而實與之則山林岩穴自此升矣伊欲修大絲綸之寵當為
作新規矩之圖願分善和五千卷之藏以備園橋億萬人之選
公卿適子衆子皆得覽觀春秋大書特書必毋靳惜

題

題考亭書院祀田

熊去非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昭四時行厥有曲阜之居宗廟美百官富
作述凡經幾代表章皆出公家式修寢宅以妥靈或錫土田而
致享亦爾士有敬養居游之地故此邑稱絃歌禮義之邦瞻今
考亭視昔闕里千秋萬古世守竹林一畝之祠四海九州人知

晦庵四書之孝項緣郡政獲拜公祠唯直補之徵有完猶慊
茲觀規隨之計式郭用休恭惟 昭代之崇文首重先賢之褒
典第在下位靡達微崇祭而無田何以爲春秋采祀之助教而
不養何以爲晨夕蒸盥之供祀典實風化之有闕人才豈世道
之無補居如此其近而世如此其未久孝有所不講則道有所
不得明吾力負山斯文如絲幸是邦有足徵者而爾祖其與享
之凡爲人賢子孫與吾世大夫士實皆有責豈得無情與其微
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綿吾道百世之利澤畫田并以與學校
且共爲橫渠一鄉之謀豐廩餼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十亭之
議欲觀周道請自魯祠

題

贈滕玉霄入燕京

須溪

有一男子長歌楚澤之中乘乃里風自致燕臺之上蹇十年不
調逾三月聚糧何幾口誦佳句道而方言不一杯直阮籍駕車
窮途哭而返豈達者哉王郎拔劍斫地歌莫長有知我者方今

官無貨價賢有聘書行而遇東馬嚴徐之間亦不在秦黃龜張
之下野將軍驚已看富路之同升爰文人鳥更在諸賢之樂与

贈王國鈞歸燕

須溪

馬周獨酌一斗八升誰識翹材之貴孟子不受兼金百鎰若為
液瑣之供爰之能勿勞乎兆也足以行矣憺慄兮登山臨水胡
得无情富貴者送人以財請以爲贈

贈士人入京干養親

同前

三金及親人生之至願五十當貴世俗之美談聊行黃塵烏帽
之間期遂麻着繡簾之樂時哉不可失聿觀衣錦之榮敝予又
改爲請致黃金之贈使題椽筆高揭水絢

贈蜀人陳定叟赴李官

同前

風警卧雪又如鄭老之冷官春水濯纓勿報山公之啟事自古
京塵花衣不得者一日唐肆建鼓以求之我後子先時難繼易
鳥有飛而六翔亦在羣毛骨而買之千金况其生匪使由子與

之粟則祖生看我鞭香孺子爲宰平以知其器大丈夫志天下
何愛吾言

贈蒙古劉教千米

同前

擔簦負笈共知李古之入官毀瓦畫墁自愧童蒙之求我弟子
笑妻啼者在列從者愠糧絕而莫因長此安窮薄言往想雖三
年不至於穀但當求干祿之書然一日弗食則飢始見索枯魚
之肆乃爲乞采之帖以代采薇之歌今盍翹伊優亞尚亡恙者
訥龍那鉢刺薩惟所與之

贈同舍水後聚糧

同前

蓬居及溺我爲東海之浮漚秋至啼飢又見西江之涸轍蕭然
餅粟已罄意者裹飯而來種豆之爲其何以卒歲采薇之亦暮
不如无生第欲一囊之如侏儒遂以三食而適莽蒼舊時指粟
與之與之辭今日叩門嗟來陸來食土而至此誰不慨然

上梁文

南宮廟李大成殿上梁文

元遺山裕之好問

伏以窮則變之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万世而无敝庶而富之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垂嘉慶伯之秋宜有享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繁改作之良維知落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靡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東

并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

極目農郊露氣融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无用說宜蚕

西

木鐸新声換鼓鼙李館大亨知有日富兒不用笑朝齏

田

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今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於式

田

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牽壁光芒三万丈

示

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頌歲鶴書求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廟絲不愧晉陽之尹鐸旁沾鄴郡共治文明

考亭書院上梁文

馮夢得

伏以闕里闡斯文之統緒垂二十年考亭接正季之淵源恰六十載又新輪奐如惠佩衿其惟 太師徽國又公晦庵先生律用大至明誠兩進以道接堯舜禹二聖之道以心傳周程張諸子之心先大極而始後大極而終皆備於我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不易吾言真如泰山北斗以仰之所謂河圖洛書之在是惟滄洲之勝槩迺晚歲之卜居源頭之水不窮戶外之爰常浦寂寥禾鐸寧无江漢秋陽之思蕭索竹林誰繼風露夜繁之讀茲蓋伏遇 植菴運判宝章大監均崇高嶺季派東家堂下步趨魯鼻髯乎金石絲竹眼前突兀將收拾乎瓌榘棟梁開玲瓏之八窻屹堅高之數仞何但儼高房雖岳之勝抑將廣濶洛閩河之傳相与講磨如聆警效溪山清邃緬懷千古之風猷雲漢昭回增耀九重之大禮輒成善頌同奉脩梁

東

高山仰止我文公會得滄洲无限意百川奉海水朝宗

(西) 故家喬木與雲齊野服洵可笑談地箇中喚醒幾人迷
 (南) 一抹青煙宮碧嵐借問開山公案祖章齊魯向此停驂
 (北) 此去聚星亭窄尺明河未落斗後昂認取人心中大極
 (上) 使星大作斯文倡蒲室沔佩玉綺宛似考亭初氣象
 (下) 諸賢當識其大者但將誠敬為入門是亦聖人之徒也
 伏願上梁之後絃歌不絕衣鉢相傳寤寐千載之心涵泳四書
 之澤君子之道焉飛魚躍各遂性真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莫窮
 敬思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四

辛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五

辛集

文類

小東

謝人寄文

高文大冊賜教甚寵兼旬誦之如游靈夢如入周廟如觀秦阿
 旁爰建章唐華清也心目如洗欲以半語強名之无所藉勉承
 雅意見之別楮然一髮何足為千鈞重邪元帙歸几格客回稟謝
 又

某与執事如水上萍風約之偶相值耳軒然洗震玉澆我牢愁
 此意何可忘也著書滿屋直欲卧余子百尺樓下微見聊忽已
 如身入武庫但亮駭自莫識名件候喜文師服董服矣他逢
 佳晤

謝人寄詩

某昨者數至華裾辱携古錦以暗投人渠不識弟傾塵柄之高
臂有詩如此我何堪未竟蝸庐之陋幸懷雅好足張吾軍

又

某乃者辱高軒過固已得君有曉之間意清流激湍其來必遠
讀所惠書刻知為忠簡公家子孫嘗遊諸老先生而以詩筆洗
世塵者也敬致敬致

又

某方束書無戒行李時得詩幸甚云何至此膠三擾二之中今
亦不記韵也庐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未識面目儼然俗吏
安得筆床茶籠如異時行春故事也

謝未和詩

某田家子浮沉里中与俗下相應酬惟日不足每晨玩斐助之
字吟繹清新之篇為之灑然而莫之答也詩郵未返豈不孤雪
籬之花香滿牕前惟有凝佇

謝人惠詩

陳華陽

某閑飲東窗偶以落花胡蝶作團打入竹根中來正不坐忘忽
得詩整表夙簷朗誦三過如閑雲如流水冽然休然渾造白簷
無人間一點煙火氣噴二某嘗言文理俱到詩之妙者君之謂
也彼但知益眉帶鬢而失其性情之真者陋矣不審吾兄以為
如何天氣差暖伏惟侍奉多福明當得面某奉啟草

謝人稱揚文章

某惟執事我輩人於文墨少所許可不自意俗下應酬之作偶
留音曾刻在元益政恐不滿西家施一笑耳鼻端有惡願言揮
斤他日何知定吾文者乃出郢匠之手也至悃

回陳教惠字

方秋崖

某老骨扶寒方踞磚爐然竹火而雪霰交下凄風冰人詩有如
山毛髮為立顧視四壁空二有聲披戶視之乃吾所齋兩蛟
也驚喜過望少頃留微露疑王凝長哦以謝

謝惠碑

辱分刻碑所以愛我者至矣抑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
賤特未知生之與死何如耳以某之鄙等作如是觀屏廢田疇
豈堪栖壑獨隸古可爰當時出督者髮難其近似也千感万謝

試中謝主文

某治下之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執事出所有使品題之某
奚僭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往名其間珠玉在前竟我形
穢无任王臣

答求文集序

某朱墨之与浮薄書且之与沉世矣其俗文也妙處到手則佳清
獻洪文忠諸帖与俱臨微露焚玉疑而讀之先生之文多器能
了了在目一日而見三絕快哉往名其間豈不甚幸而其非其
人也奈何无開行之不遠且宜得當世名筆庶幾可以發潛壅
久惟執事其鑒之

請托小東活套

某拜覆一違手度屢轉斗杓馳系之私寢與在念即日時令合
候動上多福

請人文會執事速化有道淑人多矣求歲欲屈琴劍庶幾專純
得就爐錘之化耳

數人延師里間今歲請某人兒輩俱在講下欲扣令器同至席
幾與親傳約之誨

托人延師嗣歲兒輩未有師模開某人博學善誘未嘗肯就否
得賜言幸甚

薦人館客切開嗣歲館席尚虛某人多問淵源教道勤謹備蒙
招致拱俟報音

請人入齋比者屈致乃蒙特達極感某日稍佳已洒掃齋館拜
屈琴劍幸賜命駕

請同總人先生入齋矣幸携琴劍此來終歲全賴傳約庶幾遂
路并五月

麻允澤副此至願

納人東道 孝生極有諄誨發發良多其節甫臨輒有東脯若干
有以節儀少寓謝忱輕微皇恐

請人論之 簡冊埋頭注管蒙陋因閱其書多疑難足下評研
奧妙能賜往教否

請人賦詩 比算小亭諸天界以珠王謹用封呈擬求佳章上貴
泉石幸无我鄙也

請人書字 足下書體適勁不減鍾玉頤以扁額借來揮灑銀鈞
鉄骨想不我吝也

請人結語 踏槐伊尔五倍塵戰日无新工勞就其外會課敬當
拜且能往教否

請人作文 欲通其人啓應用非所長不敢強作解事欲煩大手
一揮幸无卻請

專人冒瀆方祈介注不宣其拜覆

答從

其拜拜上履邊遠崇仍瞬息許時政以若暗重蒙賜翰恭審時
令台候福履方億某

回請文會 碌二无庸乃蒙過听延以館幣敢不遵命但負山之
蚊伏鶴之雞恐无所益耳

回邀延師 幸生來歲從師之約敢不遵命九轉丹砂點石化金
明師及交後進幸甚

回托延師 館賓見委某入孝業誠後進務式即扣之已蒙允諾
乞示幸閱當為傳達

回薦館客 承喻極感某文聞名久矣弟東脩輕鮮不敢屈致若
蒙齊就却甲納幸閱

回請入齋 伏蒙台喻示及入齋之日即當治鼎書笥以承約策
待教有期預切欣躍

回慰人言 又不親誨正惠寡聞曲蒙 洒染之顏好有依栖之

地与其淮也寔所願焉

回送東脩其終歲取擾初无補於令似正此有聖專介臨門列
珍下逮礼意俱優祗領以还未暑先汗

回請論文坐井无聞正思博約伏蒙寵命雅合卑踪敬謂高齋
願將所懷以求開發

回請感詩伏蒙寵教詩軸无非折匠布鼓雷明有所不敢嚴命
下逮自合勉承約束

回請書字名軒榜額誤辱索書弟恐无法之字徒為識者所哂
却當詣見甄視可否

回請結選承約結課甚副所願惟是性廣會通正有賴於開明
益賢有期豈勝雀躍

回託衣文伏蒙委喻極感豈敢虛辱謙請學強塞責敢錄以呈
芜類不工幸加寬乙

姑此以復伏与澄照某再拜上覆

答不從

某再拜上覆正切上蒼易承雲汗剥封疾誦慰流巨量在反時
令台候方福某入肆

回請大會茲蒙過听特有館席之招極感弟先諾某人之約矣
有方台命不敢懷祈

回邀延師孝生深願親炙茲辱見邀至感偶已堅某人之約矣
有孤美意尚遲而謝

回託延師寵喻延置其人即造其前導以雅意執稱已為他人
之所先矣方命恐悚

回薦先生師席之薦何幸子弟得侍其人教誨恨向之晚已約
他人徒切悵快耳

回請別講伏家消吉入齋自合即遵要乘偶以冗絆尚稽數日
方得潔已以進也

回請入齋仰承尊諭極荷予進偶俗務拘持撥置未能當別擇

今日為宿求教也

回敬東脩某戶位素餐方以為愧忽承東脩盛禮之貺何以請此不敢冒昧拜嘉

回請論又曰困冗鎖書心生塵忝辱論文之招弗及尊命禿唐之請何以自逃也

回請謝詩寵示珠玉極感見教用發多矣所喻續貂无声敗敵豈敢持過阿香哉

回請書子承有扁榜之喻謬札度不堪用也請屬妙手續當廢墨寄題以謝不敏

回謝結課結課之命固願承教弟惟數時俗務牽制略不得休尚稽後日以請也

回托文茲承不鄙之諭自合適直寓意外有撓无暇思索倘可少緩當牽強也

占報斐然垂昭幸甚并代劄拜復

五卷終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六

辛集

儒學門 文類

孝記

靜江府孝記

張欽夫

國朝李校徧天下秦法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孝自唐大曆中觀祭使李島變姪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溼陋更相奩瑄得淳暑廢宮舊故始安郡始請于朝而迂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人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孝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共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爭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孝其能

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
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孝其可不汲
汲乎孝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
心也者乃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孝也者所
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
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常其可
孝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孝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
鼓篋入孝抑亦思吾所謂孝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
在乎而朝廷建孝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
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適者庶
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公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
勉為之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
行抵陂塘並左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廢曰是
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
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
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
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
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平
朝宗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績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
教授楊君大澤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
其成公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孝
者尚寡海內向洽文風日起儒先往三依山林即間賧以講授
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
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

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
守訓詁而不毀羅李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其受和白受
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
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
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攷察
賓興之法細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
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
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
講求用力之實墮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闢程張之門庭而先
有王氏高自負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
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蓋相与揖先儒淳固懇密之餘
風服大孝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
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孝所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
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

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
餘矣因廢始末其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江州濂溪先生書堂記

朱文公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由
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
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
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
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也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
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溥濶判合之不
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
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
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
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
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

卷之六

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史秦及漢歷晉唐以至於我有宋 聖祖受命五
星集奎寔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
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歸師傳默契首体建圖厲書彬極
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
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
孔子孟氏之傳頌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
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
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庐山之下
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
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弊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蒲
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処揭以舊名以奉先
主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厲公記之公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
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

人比年以卒昇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庐山濯綬此水之上
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其獲因
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
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效而作焉是
則庶幾乎兩修志也云爾

衢州江山縣志

朱文公

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
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宰校之政則廢
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
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
始熊君則編以語于邑人之官宰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
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日訖功棟宇崇麗兒家
顯嚴位序丹青輝燭合禮能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群吏率諸生
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其門棘編以奎文生師

之舍亦喜其積於具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
次第官居厚給絃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為尉不以
逐捕盜賊為宜句勉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朝李與廢管其
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二其志与材為如何邪其時適
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
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孝者
為己今之孝者為人一考之分實人材與俗盛衰厚薄之所繫
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
儒先曰徐公誠頭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孝與行焉講道于家弟
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
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
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能若謝曰走則敬開
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入以識茲役
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

既以勵能若且以示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食于此
者使知所以自擇云尔

敬齋記

張欽夫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
之孝始於敬乎敬者心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
之紛擾泉元不得須更以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
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
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体其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
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体敬焉
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一物一不得道焉涵泳不舍思慮
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
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孝者舍是而亦入聖賢之門難矣
誠至於斯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

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故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
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勵之義也

靜可善室記跋

徐進齋

予愛武夷佳山水且有佳友晚歲徙居焉營兒壻景韓久從予
遊知其為人孝弟忠信天資近道開詩書仁義之名言雖如也
一日語予曰其愛程子云性靜可以為孝因名讀書之室曰靜
可惟吾子一言以發之是為善事因進而語之曰孝者之於道
能於其性之所近以求從入之門於道可至子性靜有志於孝
誰曰不可合夫利欲闖進踴躍馳逐者去道日遠有能收斂此
心鞭撻向裏勿為外物所動則其本立矣故陳溪明道二先生
發明為孝之要必言靜者以大本所當先也然伊川先生教人
又用敬不用靜者以敬貫動靜該体用若只用靜恐都無事了
又失大本當先之意故曰敬則自虛靜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
必如是乃可言靜雖然靜謂之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程伯子之云曰以開孝者從入之門耳會其歸府其至則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聖人之於天道昭台無間然也太孝之經曰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而后能
得此古昔聖賢道學相傳之要旨請以主敬窮理為吾子勉他
時隱屏有人曰靜可孝者顧不羨美哉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六

全書

事文類聚

卷之六

